

◇ 负喧沅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外孙女一岁半的时候,好奇心非常强,对什么都感兴趣,而且在她认知的世界里,已经有了她自己的主见和个性。有了属于自己的口头禅:

“刚才那个呢?”她叫不上来要找的东西名称,就这样问。

“非看不可!”她要看影碟里的巧虎、蓝迪,常用这种强硬口吻。

“我在路北呀!”她逮着手机,装模作样地打电话,常说这一句。

“大飞机,自己发现的。”她看见天空上飞机飞过,就这样强调。

“真棒!”每做成一件事,比如钓上一只玩具小鱼,她都会夸自己一句。

她还会模仿妈妈喊姥姥的口音,学姥爷咳嗽,时不时还冒出几句东北话:哎呀妈呀。可不咋的。摇哪跑。笑死了。

外孙女聪明。单元门前有几株银

国王的演讲

杏树,树间有四个固定棋盘,象棋和谢氏数学棋。我们每天下楼透气,晒太阳,这里是一站。抱她坐在棋盘上,给她读棋子上的字,没指望她能学会。一晚,家里大人边说话边看电视,屏幕下出字幕新闻,她突然赶过去一指说:“炮!”

大家一看,果然是“炮”字。再去棋盘那里,就开始教她,没几天“车马炮象兵帅”她都认识了。在谢氏数学棋盘上,她能从“1”认到“0”,还认得“?”她说话早,能背诵“鹅鹅鹅,曲项向天歌”的时候,有比她大的孩子刚刚会叫爸。每次从外面回来抱她上楼,问她到了几楼,她会看看别人家的门牌,说出是几楼。

再大一点,我发现外孙女说话有一个小毛病,凡是说声母L与所有韵母相拼的字,舌尖都不碰上颚,发出的音就有点短,一次次给她纠正,她调皮,

似故意撒娇,就是不改,我担心长此以往,习惯成自然,想尽快让她改掉这个毛病,便想起第8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《国王的演讲》——乔治六世国王在语言治疗师莱昂纳尔·罗格医生的帮助下,改掉口吃,成为伟大演说家的故事。

外孙女两岁的时候,我们带她回了老家。我将声母L与所有韵母相拼的字都制成小卡片,每天教她更正三个字,四个字,然后给她录小视频,不出十天,所有不正确的发音都改正过来。之后,我们让她模仿《黑猫警长》的开篇话,给她录了段小视频:“夜深了,森林里安静极了,星星眨着眼睛,一闪一闪地笑着……”

字正腔圆,珠落玉盘,受到全家的夸赞。这段视频至今仍为她保存着。去年,她还参加了天才声培训班,说起相声《吹牛世家》,还真像那么回事。

桑 树

了。桑葚在我们的方言中,叫桑帽子。我喜欢这个叫法,桑帽子,桑树的帽子吗?

我吃过那棵树上的桑帽子吗?记不得了。

我在新疆吃桑帽子吃得多。

从家到单位有十里路,我常步行上班。十里路的沿途,有四里的路边植有桑树作景观树。不知是树种还是早年修剪过,这些桑树多长得不高,枝繁叶茂,一棵桑树如一把遮阳伞,桑帽子成熟的季节,走在路上,触手可摘,伸嘴亦可吃到。

在伊宁这座把果树种在大街小巷的边城,有不少街巷两边长着桑树,长着海棠果、苹果树。也许,这和维吾尔族人喜欢在门前植桑树的传统有关。

我在和田见到的桑树真多。在和田的加依村,我见到了成片的桑树,桑树成林。加依村的乐器真多,加依村

的乐器制造师真多,不论在哪里遇到的都能做出一两件维吾尔传统乐器。在加依村,做乐器,多用桑木。加依村的桑树真多。

也是在和田,我才意识到桑树浑身是宝。桑叶自不必说,这在苏杭大地用得更多。桑木除了做乐器,用途亦广。甚至桑皮在和田还可做成桑皮纸。现在,和田人还依旧沿用最古老的手艺做桑皮纸。

据说桑叶可做茶,泡水喝,有清热解渴之效,我还未喝过。

又记:十年前,桑葚正熟时,我在库尔勒的一个乡村实习。囊中羞涩,周围也不见几个饭馆,常有饥饿感。好在半下午下班后,便无所事事;几日后寻到村中有一小片桑树林,就常挎着本书,在桑树下打发光阴。待吃桑帽子吃到半饱时,也到了饭点;就着开水吃干馕,终于过去了一日。

◇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,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: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桑树常见。我说的常见,是在我的家乡安徽和我生活的新疆都很常见。而在新疆,南疆北疆,也到处都有。分布得如此之广的植物,反正是见得不多的。

桑树如何长出了一条著名的丝绸之路,这个话题太大,我说不来。我只会说说细枝末节。我生活中的细枝末节。

在老家,我家屋后的院子里还有一株桑树。怎么就长了一棵树?谁会注意这样的小事呢。就那么自然地长着,突然就立在眼前,感觉像是昨夜冒出来的,不由得不注意。桑树长在院子里,院子里养着些鸡鹅之类的家禽。当桑树还小的时候,低矮的桑树上正嫩的桑叶就成了家禽的食物,真是伸嘴即食。那棵桑树就艰难地存活着,一点一点地长,终于长到鸡鹅叨不到的高度。后来,开始挂桑葚

◇ 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,男,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,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,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,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等一场霜。

霜落之后,菜就甜了。腌白菜,腌芥菜,腌雪里蕻,上色入味。腌萝卜尤其妙绝。老种白萝卜,纺锤形的,洗净了,切成月牙形,齐齐码在竹编连上,像一只只小白鸭。最初是晶莹水润的,半个日头后就蔫了,边角内卷了,有了皱纹,惹了灰黄。再晒一个日头,吹小半天风,就可以下坛坛罐罐腌制了。

从海南初回的头几年,每到小雪大雪后,我都会给旅居海口的李君寄点咸货。咸鸭子,咸肉,他都特别喜欢。海南冬天的轻寒不够锋锐,就像挠不到的痒,不足以砭入腌货的内部,无论如何也炮制不出记忆里舌尖上的“腊味”。用冰箱模拟内地的冬天,腌出来也只是概念上的咸货。味觉的火柴棒,引燃不了舌尖上草蛇灰线的记忆。到底还是不行。

缺了什么呢?

母亲的腌菜手艺,比起外婆来要差很远。外婆腌的萝卜缨子,一根根

月光烧成的灰

似金丝缕缕,拍碎的蒜子如碎玉,切丝的辣椒如红线。干筷头夹一碟子,香油烧熟了,略翻炒,脆黄酸香,宜稀饭干饭,宜面条,宜夹馍,寡吃也好,只是太奢侈。外婆腌的水萝卜,水个嫩嫩,黄个生生,咬一口,嘎崩脆,润润的酸,酸得半夜想起来不吃一块睡不着。村里有个孤寡老人,临终前想吃一口我外婆的水萝卜。终于送到了,终于吃到了,长叹一口气这才去了。外婆腌的五香萝卜更是绝味。我不曾见过谁会切成她那样的长,长得像蚕豆的豆荚,秀气,简直有点媚,像青衣的水袖了。那会儿,一排排这样的萝卜干排在竹编连上,就像一条条秀美的江南小划子停在河边,在月色里轻轻荡漾。

我记得那是个月色皎洁的冬夜,霜染村晚,犬吠寂寥。院子里,芦秆编成的晒席上,依然晾着萝卜干。露珠在凝结,霜也在凝结,冬虫在幽咽低吟,漆黑如墨的树冠里,鸟呢喃有声。霜是凝华,露是液化,总归是水的前世今生,总归合着尘土的,脏,回潮。外

婆笑着说不怕,天明吹一阵小风,晒半天日头就好了——哪里就脏了呢?她笑着看我,月光连忙照亮了她的脸。我立时就赧然了。外婆用新稻草烧灰,沾染白净如玉的糯米裹粽子,我能一口气吃三五个,不蘸糖。外婆将绿豆壳晒干了,焚成灰,晒好,放一把煮稀饭,那个香,那个糯,今生恐难重温了。

外婆走了很多年了,母亲也已经七十三岁。母亲一辈子忙碌,没有时间将心思放在食物上,食物对她就像汽油对于汽车,是续命的能量而已。那天我给她做了蒿子粑粑,她说真好吃。她是知道好吃的。外婆一生悲苦,却依然那么热爱生活,热爱生命。不能解释的都是奇迹,外婆便是。爱是最大的奇迹。

霜未至,月色如霜。等霜落后,今年我要腌点萝卜,腌点肉,腌点鸭子。今年我得给李君寄两只去。我或许还应该告诉他,其实参与味道酿制的,不仅仅是温度,可能还有虫鸣、犬吠,可能还有月光烧成的灰。